

禮記正義

八

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等奉

勅撰

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

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

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曰使之雖病也謂時任之雖重

也謂時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

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我則既言矣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

禮記義十四

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

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魯人欲勿殤

重汪錡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問於仲

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

殤也不亦可乎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死

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

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

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



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躋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汪躋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

注郎魯至是也 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

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

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躋之事故為一也 注禹人至務人 正義曰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躋死

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為逐季氏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即公為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禹人者禹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注重比皆當為童 正義曰此云重注躋下云重汪躋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

為童也 注見其至斂葬 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

禮記義疏

見為士猶以傷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殤

服服之汪躋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為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且指衆辭汪躋非是家無親屬但國

家哀其死難為斂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

贈送 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

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無君事主於孝哭 謂子路

曰何以處我 處猶安也 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

則式過祀則下 居者主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

解之 注無君事主於孝 正義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

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曰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

之。工尹是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陳弃疾謂工

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

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之斃一人。韋弓。不忍復射斃什

也韋韜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

目。揜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

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

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曰。殺人之中又

有禮焉。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工尹至人聲。正義

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棄疾楚公子。棄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子。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向云。棄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為

陳棄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棄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備懼於吳也。案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棄疾不與圍徐

鄭必知有吳師及棄疾追之者。以棄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為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棄疾追吳師復

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棄疾餘本有作陵棄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 子手弓而可手弓者棄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至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宗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其弓則此分句爲異解義亦別言手弓者令其設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 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飲明脫屣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

禮記義疏

四

范華

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菽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鞏之戰於時卻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卻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躬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

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 孔

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 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

則張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

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謂彼勅敵與我決戰雖及胡

者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 諸侯伐

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也

秦曹栢公卒于會 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宣言栢聲之誤也

諸侯請含 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 使之襲 非也襲賤者之事 襄

公朝于荆康王卒 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

人曰必請襲 欲使襄公衣之 魯人曰非禮也荆

人強之 欲尊康王 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巫祝挑芻君臨臣喪之禮

禮記義四

五

禮記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 在魯至言之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

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

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

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挑芻之事

已具 魯昭 滕成公之喪 三年 使子叔敬叔弔進書

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 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 子服惠伯為介 惠伯慶父玄孫

之子名椒 介副也 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 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

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 惠伯曰政也不可

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 政君命所為敬叔遂昭穆以懿伯為叔父遂

入惠伯強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

世本叔躬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為叔

躬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

子冠叔也注惠伯至副也正義曰案世本慶父生穆

伯教教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慶父曾孫惠伯是蔑

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叔故知名叔

也及郊至公事敬叔為使惠伯為介至滕之近郊懿

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為有懿

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

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

行公事也注郊滕至不入正義曰經直云郊知是滕

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

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者以下文惠伯云不可

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

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

注子叔至弓也

正義曰案

禮記

禮記義十四

六

手

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

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恒為防備

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春

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

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注政君至叔父正義曰

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也故云其事也

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

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勘世本敬叔

哀公使人弔萁尚遇

哀公魯君也

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象曾子曰萁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也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龍襲莒于奪杞梁死焉

魯襄二十三年齊侯龍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允梁即殖也其

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

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

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君之臣

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

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

注肆陳至拘也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

禮記義四 王桂

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

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

在朝與諸侯大夫同孺子贖之喪魯哀公之少子哀公欲設撥

撥可撥引輜車所謂緋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

三臣猶設之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

子龍輶而椁輶輿也畫輅為龍幃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菴塗龍輶以

椁諸侯輶而設幃輶不盡龍為榆沈故設撥

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輶車滑三臣者廢輶而設撥竊

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子焉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

繫於輜三臣於禮去輜今有紼是用輜僭禮也殯禮大夫菽置西序士掘殯見衽

不得學僭禮之事 顏柳至學焉 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輜謂畫

輜車較為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棹而題湊其木檣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輜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棹設

木於上以檣之不為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輜須設榆沈備擬牽引為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

今三臣者依禮廢輜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輜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

注畫較至以棹 正義曰經直云龍輜知畫較為龍者以輜之形狀庫下而寬廣無

似龍形唯較與龍為形相類故知畫較也云所謂鼓塗龍輜以棹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輜外邊

從累其木上與棹齊乃菽木為題湊為四阿棹制而塗之

盜系焉五六

禮記義十四

八

費

注輜不畫龍 正義曰以上云龍輜此直云輜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湊

三臣至見衽 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二紼二碑是大夫有紼紼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輜

是大夫有輜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輜用輜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輜紼唯殯時用軼軸不得用輜紼此

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菽置西序士掘殯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菽叢其木以鄣三面

倚於西序殯謂穿地為坎深淺見其棺蓋

死母哀公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

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公曰吾得已乎哉魯

人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為

喪著服非禮之事 **注**妾之貴者為之總耳 正義曰天

平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總以哀公為妾著

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總以對之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

人以妻我者 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

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 **季子臯**

葬其妻犯人之未 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 **申**

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

祥以告曰請庚之 申祥子張 **子臯曰孟氏**

不以是罪予 時僭 **朋友不以是弃予** 非

大 **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

繼也 恃寵虐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

民非也 **注**季子至成宰 正義

禮記義十四 **九** 方伯林

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十歲鄭

人也知為成宰者下文云子臯為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

氏今言季子臯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

而稱季也 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

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臯字不同者古字通用 **子**

臯至繼也 子臯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

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為奢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

犯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為

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大過在後世之人難可

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已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

民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

焉曰寡君 見在臣位與有祿同 **違而君薨死弗**

也 以其恩輕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

也違去也 **疏** 禮者與得禮之臣有同有不同

也

也

也

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已君為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君薨弗為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虞而立

尸有几筵卒哭而諱

諱辟其名

生事畢而鬼

事始已

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

既卒哭宰夫執木

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

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

禮記義疏

禮記義疏

十

卷

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亦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

自寢門至于庫

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

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

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

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

虞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

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前

面之君其事亦然率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而為神諱

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

正義曰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內寢

室饋設黍稷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

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

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

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

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

別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

故謂至同名 正義

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

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

乙為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

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

候故轉緯為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

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

禮記義四

十一

馬春

之帝乙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

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注皆

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至湯多世不啻於六世也然史記

殷本紀云王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唯紂父稱帝乙耳

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既並為帝故

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

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

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為證也謂天所錫者

殷以生日甲乙為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白虎通

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大甲帝乙武丁 自寢至庫

門 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

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

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

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也若凡諸侯則臯應

也 二名不偏諱 天子之母名徵在三言在

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稱舉也雜記曰妻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不偏諱之事

注稱舉至其側

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

軍有憂則素

服哭於庫門之外

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

赴車不

載橐橐

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橐甲衣韋弓衣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

赴車不載橐橐者

軍既有憂

從軍赴國之車袒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橐橐之弓則不以韋戢之故注云兵不戢示當報也

注

以告至弓衣

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

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橐橐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橐橐韋皆以橐橐為韋弓此注

為甲衣者以下有韋文韋既是以弓衣故以橐橐為甲衣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

禮記義十四

十三之

十三

陳乃三

三日哭

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

故曰新宮火亦三

日哭

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注火人至三

年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

哀夫子式而聽之

怪其哀甚

使子貢問之曰子

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

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

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子之哭也壹似

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一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

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也婦人哭畢

乃答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執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

卑之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公曰我其

已夫已止也重強變賢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

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

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栢始有惡懼將

禮記義十四 十四 陳万二

不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

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殷人作誓而

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

其後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

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

不解乎涖臨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謂

悴將滅性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

無後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施而得

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對曰至民敬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注墟毀滅無後地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

六十四

禮記義疏

十五

李茂

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為無後也注會謂至疑

之正義曰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

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言民因誓因盟而始離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延陵季子適齊

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季子名札

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

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

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

以生其斂以時服以時之服既葬而封廣

輪揜坎其高可隱也亦節也輪從也隱揜也既

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

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延陵

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

禮記義疏

十六

徐進

季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禮記義疏季子至是也正義曰

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

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非

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

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

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二

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

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

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

之以為君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

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

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

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

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

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

義曰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注亦節至尺所正義曰

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於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亦節也云謂高四尺所

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既封

至之也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席門之車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

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諺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而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

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故云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愍傷離訣

禮記義古 十七 丁金
之邾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徐君使

容居來弔含弔且曰寡君使容居坐含

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

含目言侯王者時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

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容居對

曰容居聞之事石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

其禮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

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言我祖與今君於諸

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 邾婁考公之喪

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之辭也 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 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 無所不

六十二

禮記義古

六

丁鈺

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

是

注

君行至天子

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

上云曹相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云言侯王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

注

易謂

至拒之 正義曰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敬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

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

言我至不妄 正義曰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

謂於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

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

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

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

凡實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

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

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

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死於衛嫁母也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

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

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

禮記義由 十九

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

先服祝佐舍斂先病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

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

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

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槨材之

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舍斂先病故先杖也然云

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 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

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 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

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

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 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

禮記義疏

二十

毛俊

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

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

力憊不能履也貿貿目不明之貌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

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斯也

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

從而謝焉

終不食而死

從猶就也

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

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饑者狂狷之事

黔敖既見餓者而來乃左奉其

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斂之故曰嗟呼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

怒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狂狷故為此辭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為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邾婁定公之時有

弒其父者

定公獲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

有司以告公瞿然

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民之無禮教之罪

曰寡人

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

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

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

其罪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

明其大逆不欲

禮記義十四

二十一

馬春

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

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自貶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弒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斷

曰寡人至無赦定

此弒父之獄矣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弒父凡在官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官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

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官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弒君弒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

不能亦不責也故春秋崔杼弒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

子為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弒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

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

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歐母甲見乙歐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歐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歐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

○猪都至為猪 正義曰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猪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猪都也鄭恐猪不得為都故引 **晉** 南方之人謂都為猪則彭蠡既猪猪是水聚之名也

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

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心

禮記卷十四

三

王佐

其奢也輪輪困言高大奐言衆多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

斯 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

先大夫於九京也 北面再拜稽首 全要領者免於

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 **君子謂之善頌善**

禱 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 **仲尼之畜狗死** 畜狗馴守

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

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

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封當為空陷謂

沒於路馬死埋之以帷

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疏 正義

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 晉獻文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官室成也文子官室成晉君往賀也 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官室飾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龔之張老諫之是也 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 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 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 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

禮記義十四

禮記義十四

二十三

李茂

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

文

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 是人主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

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

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京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

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

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宗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

於九原也 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

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 君子謂

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

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

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

禱也 **注** 晉卿至為原 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

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

為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尚觀於九原又爾

雅云絕高為京廣平曰原京非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葬季孫之母死哀

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為君在弗

內也閹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

容焉更莊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矣

既不敢止曾子後入閹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涉內

雷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君子

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疏正

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至遠矣二

子既入涉至內雷雷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

禮記義十四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

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此其施行可久

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閹人拒之

二子退而脩容閹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

則畏敬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

臨大夫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

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

君在大夫得私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

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為盡飾

新衣也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司城

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

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

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

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覘闕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詩云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雖微晉而已天下其

孰能當之微猶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

非也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相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

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

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

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

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

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

也殆不可伐也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

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說與上共同生死若有人

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

不可伐為疑辭也詩云至當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

時有愛其新昏棄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

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

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一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

覘闕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

善其

詩云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

救猶

雖微晉而已天下其

孰能當之

微猶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

非也

宋以至喜也

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相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

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

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

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

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

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

也殆不可伐也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

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說與上共同生死若有人

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

不可伐為疑辭也詩云至當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

時有愛其新昏棄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

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

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一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

覘闕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

善其

詩云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

救猶

雖微晉而已天下其

孰能當之

微猶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

非也

宋以至喜也

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相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

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

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

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

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

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

也殆不可伐也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

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說與上共同生死若有人

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

不可伐為疑辭也詩云至當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

時有愛其新昏棄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

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

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一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

禮記義十四

二十五

陳真

庫門

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

士大

夫既卒哭麻不入

麻猶經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

莊公以三十一年薨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榮
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
喪三年故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經不入
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經 **○**時子至而反 正義曰

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圍人榮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弑
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
夫人哀姜之姊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
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
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
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衰不入可知也 **○**麻

猶至卒哭 正義曰經云六夫既卒哭殊不入上云經不
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
經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
奔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
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
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

禮記義十四

二十六

李用

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
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
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
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
既虞不復受服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
至卒哭摠除

夫子助之沐椁 沐治 **原壤登木曰父矣予**

之不託於音也 不椁材也託寄也 **歌曰貍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說人 **夫子為弗聞也**

者而過之 伴不 **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 已猶

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

毋失其為故也

疏

正義曰此二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

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曰狸首之斑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狸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以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

禮記義疏

二十七

已端

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來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采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庸下愚義實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

誰與歸

作起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

陽處父襄公之大傅

文

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

足稱也

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特

其舅犯乎文

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謂父與文

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云要君以利是

我則隨武子乎利

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武子士會也食

邑於隨

晉人謂文子知人

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

文子

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或

為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

呐呐舒小貌

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管庫之士府史

禮記義十四

二十

王表

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

生不交利

廉也

死不

屬其子焉

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

叔譽至名

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

盼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

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子語云盼又無子是名盼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

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眾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眾大夫之內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至稱也并猶專

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權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

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并猶至為特正義曰并者謂并他事以為己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植謂剛

而專己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寧嬴從陽處父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將狐射姑卻為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 見利至稱也 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其仁不足稱也 謂父至利是 正義曰案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父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紕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 利其至其友 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

禮記義疏

二十九

史本

於己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雍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噫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拍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 文子至其口 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咲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呐呐然如不出於口謂言語卑下也 鄉射至侯中 正義曰引之者證中為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為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 舉之至鍵也 正義曰知為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摠號案月

今注管為鑄搏鍵器鍵謂鑲之入內者俗謂之鑲須管謂夾取鍵
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 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
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 死不屬其子焉
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
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
為霸主摠領諸侯武為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
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
三歸反玷 叔仲皮學于子柳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
亦何怪也

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衣當

壞字也繆讀為木樛垂之樛士妻為 叔仲衍以告 告

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 請總衰而環經 總衰小功之縷
皮之弟衍或為皮

禮記義十四

三十

宋珠

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 曰

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

昔者五口喪姑姑姊妹亦如斯末五口禁也 衍荅

也姑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 退使其妻總衰

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 而環經 婦人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禮之事 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 節論子柳失

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 疏

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為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 服繆經也謂絞麻為經 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

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 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為

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 荅子柳吾昔者吾喪姑姑姊妹亦如斯此也謂如此總衰環

經 末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總衰環經無人於吾而相
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總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
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 **注**叔仲至之族 正義曰

知者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
彭生皮為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 **注**衣當至勝學

正義曰喪服婦為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
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為木膠垂之膠者讀從喪

服傳木膠垂之膠膠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
服環經不膠耳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

為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
夫也故以為士妻其實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 **注**衍蓋

皮之弟 正義曰知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為名
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 **注**

總衰至服之 正義曰知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
喪服傳文云環經弔服之經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經鄭

禮記義疏 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鄭注雜記云環經者
李信

一股所謂纏經也纏而不膠是環經不膠也云時婦人好
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總

衰為非今子柳既受學於父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
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 **注**婦以至舅非

正義曰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據喪服謂總衰 **成**
也云弔服之經者謂環經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

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蟲則績而蟹有匡

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

衰 **注**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
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蛻也綏謂蛻喙長在

腹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
地也即前犯未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

為兄制服者也 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臯其性至孝來為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罪及己故懼之遂制衰服也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 范則冠而蟬有綏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蛭也綏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綏也 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為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臯方為制服服是子臯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綏各不關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

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勉強過禮子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惡乎猶於何也

禮記義疏

三十一

徐通

疏 正義曰此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

日其五日過二日 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我母死而不得

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為之 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

然 然之言焉也 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

若 奚若何如也尫者面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

疾子虐母乃不可與 錮疾人之所 然則吾欲

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

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 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

覲天哀而雨之春秋傳

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則奚若曰天子

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

市不亦可乎

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正義曰徙市是憂戚於早若喪此一節

論歲旱變之事

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

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

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

甚疏遠於道理矣

春秋至曰覲正義曰所引春秋

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

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然

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

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

徙市者庶人

之喪禮正義曰今徙市是憂戚於早若居天子諸侯之

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

不得不求故於邑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

謂

合葬也離之有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善夫善魯人也祔葬

以間其椁中

當合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

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

時男女須隔居處也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

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

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